

# 静享花开,一起等待

□杨华

“时光不语,静待花开。”今年,静待花开的时光却成了最沉重的语言,不,应该是“雄壮”而不是“沉重”。14亿人,为了共同抗击一个恶魔,困守家中,每天从电视、网页、公众号、朋友圈、短视频、微博里获取一群勇士英勇奋战的消息……14亿颗心,随着一个个动人的、壮烈的故事和每天变化的各种数据曲线,起起伏伏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,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,没有人觉得“青春虚度”,也没有人埋怨“生命孤独”。其实一切并未停止,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,一种大家几乎忘记了的方式,来对自己的生命说声“静待花开”。

于是,我就想到了自己养的花,又去看看自己养的那些花。突然对那些花儿感到有些抱歉,日常上班的时候,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去看看她们,每天中午下班回家我会去看看她们,每天下午下班回家我会去看看她们,多数时候觉得需要的话,我会给她们或者她们中的一些需要水分的喷洒一些水,或者打理一下她们周围的残叶

枯枝。今天去看了下,心里不免有点惭愧,这困守家中的日子里,我竟然做不到每天去看他们几次,我不想用困在家里被冠冕堂皇的各种琐事来为自己开脱。因为,我和她就相隔三五步的距离。

但是,那些花儿很争气,也很坚强,没有因为我疏于亲近不及时给她们清理杂草腐叶而生气,以至于任性不给我好脸色。你看,芍药从深褐的泥土里冒出了红红的箭头,墨兰暗紫的花蕾在长长的深绿的叶片旁边有序地排列着,藏在早金莲碧绿的叶茎之间米粒大小的花骨朵似乎有点害羞,茉莉枝头的嫩叶也蠢蠢欲动地泛着细微的绿光……现在是春天了吧,她们自己最清楚在什么样的时候该以什么样子去存在。虽然,我没有那么频繁的去她们,但我,其实一直都在。

“阳光明媚,春暖花开”终有时,共享花色,共享花香,共享花姿,我们,一直在一起!

# 龙头桥,梦中的桥

□亚雄

己亥之年,春夏之交。我驱车沿大竹县竹石公路行驶约30分钟,和家成兄长回到了他47年前下乡当知青的地方——清水乡龙头桥。

令人欣慰的是,过去泥泞的羊肠小道已被一条水泥道路取代了;过去靠双脚丈量距离,今天已被车轮子取代了。

然而,夕阳西下的时刻,当我们抵达龙头村时,非常遗憾的是,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记忆。巨大的忧伤瞬间笼罩我的心头。

今天的龙头桥依旧朴实敦实,默默地横跨两岸,默默地等待着归人。龙王井已被保护起来了,上面题写了警示语。井水依旧汨汨流出,清冽甘甜;溪水已经肮脏,河流也不再欢畅,黄葛树依旧枝繁叶茂,但已饱经沧桑。

这里曾经热闹过。月亮屋啊,公社社员大会,知青点联欢晚会曾在这里上演。我也曾经在这地坝上,以簸箕为床,在你坚实的土地上,仰望头顶上方的星空……而今天,房屋倾圮,杂草丛生,人去楼空。过去人烟稠密的村落早已化为一堆废墟,昔日的父老乡亲啊,我少年时的知青玩伴啊,你人在何处?

而我们的家成兄长当年得以栖身的住房,那间不足20平米的土坯房,曾经贮满了我童年欢乐的殿堂,也因岁月不居,年久失修而早已垮塌,湮没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之中了。

可以想像家成兄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。

往事历历在目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那年我11岁,是一个暑假,趁着假期,我随家成兄第一次来到了他下乡的地方。这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龙头桥。在群山环抱的一片丘陵之中,只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沿着荒凉的田埂从远山蜿蜒而来。在一棵黄葛树下,有一座建于清代的石墩桥横跨小溪的两岸,把附近的村民紧紧相连。这就是龙头桥。据老人们传说,此桥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。推算起来也就是1816年。此处还有一口古井,也有一个动听的名字,叫做龙王井。令人稀奇的是,龙王井四时清冽,早涝不竭,哺育着周遭的农民。

龙头桥是欢乐的。春天来了,百花盛开了,村民们在这里担水、煮饭;秋天,正是稻谷金黄的时候,妇女们在这里淘米、洗衣。最有趣的是夏天,孩子们在这里洗澡、摸鱼、捉螃蟹;来来往往的过客们在参天的大树下歇一会儿凉,聊一阵子天儿,抽一袋旱烟儿,说说笑笑笑着离去了。而夜晚,蚩蚩儿叫唤着,呼朋引伴地出来唱歌;小蝌蚪长大了,变成青蛙,也蹦蹦跳跳出来捉虫子。

曾记起,在每一个月亮升起的晚上,知青们带着手电筒,提着大大的编织袋,沿小溪踏月而行。或逆流而上,或顺流而下去捉青蛙。在饥饿的年代里,这是最好的肉食品。有一个晚上,我照例被要求在屋里剥大蒜。那天晚上,月华如水,星月斗转,更深夜半,虫声唧唧。因为犯困,少年的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当知青们踏月凯旋归来的时候,门紧锁着。叫人人不应,叫门门不开。他们拿

一根长长的竹竿,搭一张人字步梯,掀开屋顶瓦背,使劲地敲打床沿,这才惊醒了熟睡中的少年。

龙头桥是忧伤的。冬天到了,山寒了,水瘦了,田野无精打彩的。而最可怕的是夜晚,当暮色从远处的华蓥山脉开始倾泻下来,逐渐笼罩田野时;当农民家里的炊烟袅袅地升起,煤油灯在餐桌上明明灭灭时;当风儿呼呼地刮过原野,猛烈地敲打着简陋的窗棂时,无助无奈的心灵,不禁打了一个寒颤,有一个词会霎时浸入你的骨髓,这就是我至今才能体会到的,叫做“万籁俱寂”。

我还记得,当时有一首颇为抒情的歌儿在知青点上广为流传:“亲爱的情哥哟,收到你的来信,我的那个心儿哟,久久不能平静……”面对冷锅冷灶,面对不知道的未来命运,面对天各一方的姑娘,如果哪一个知青哼起这首歌的旋律时,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,霎时如一朵不知名的山间小花,便会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随风飘散、凋零。

今天,为了写作本文,我在互联网上搜索,终于查到了这首歌曲。细读歌词,这是一首那个年代对“唯成份论”扼杀真挚爱情作血泪控诉的作品,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。至今,我们仍然不知道它的词曲作者。这首歌曲的名字后来被叫做《知青情书》,更奇的是竟然有人把演唱本放在网络上。我想,正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芳华》一样吧,这首歌也是一个年代的记忆,只是已经很少有人会唱它了。

当曾经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时,我的心哟一阵儿紧似一阵儿的。那些早已淡忘的文字,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,直击心底;那些个手握镰刀锄头迎着夕阳站立在田坎村头眺望远方的小伙姑娘,你们的背影是如此令人忧伤。此刻啊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,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,有多少有情人劳燕分飞,从此天涯孤旅。

然而,唯有家成兄是一个例外。他在龙头桥收获了爱情。一位漂亮的女知青被他死缠烂打地追到了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结婚,有了一个儿子。正像所有美好的童话故事结尾一样,现在他们早已是儿孙绕膝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今天,我再次来到了龙头桥。

这是我梦中的龙头桥,我曾在你的流水中洗澡、抓鱼;这是我梦中的龙王井,我曾饮你清冽甘甜的水;这是我梦中的黄葛树,我曾在你的浓荫下嬉戏、酣眠。

流水已带走光阴的故事,纵然是桥在井在黄葛树在,算而今物是人非事事休,真个是欲语泪先流。且留下一张照片吧,不为别的,只为纪念一去不复返的蹉跎岁月。

龙头桥归来,兄弟俩大醉。

龙头桥,您走进了我的梦中……

# 宅在家里也有春天

□莫小君

一场疫情不打招呼说来就来,把无数人宅在了区区几十平方米的家里。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,被这场无情的疫情宅在了家里:吃了睡,睡了吃,从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,无聊地把墙上的时钟看了又看。

儿子见我每天在屋里走来走去,无所事事,拿出很久很久没有下的象棋,说要与我大战三百回合。我一听正合我意,早就想与儿子玩点游戏之类的打发时间,见儿子整天拿着手机不离手,也就放弃了此想法,没想到儿子主动拿出象棋来与我下。

儿子上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,几乎盘盘赢,让我失败感大增。儿子也想在这郁闷时期赢我的棋来获得他的快感。特别是在我的“将”被他的“兵”将死时,他还化用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那句著名的台词:“爸爸,你看,多么蓝的天,走过去,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,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,明白吗?爸爸。快,走呀!”把我气得摔棋而去,不跟他下了。没有对手的儿子,第二天又来求我和他下象棋,因我也无聊就半推半就地和儿子重新下起了棋来。

我总结了输棋的原因,是因为自己受疫情的影响宅在家里太久,心里太浮躁没有静下来,导致常走错棋子而败北。重新和儿子下棋时,我要思考很久甚至考虑到后三步的局势才落棋子。儿子也不催我反正有的是时间,在我思考时,他甚至玩起了手机。由于我的重视,儿子的轻敌,我终于把他的“帅”给将死了,我高兴地唱到“春天在这里呀,春天在这里呀……”与儿子下棋我找到了春天般的快乐。

在疫情期间,我不但在与儿子下象棋中找到了快乐,还和妻子逛“街”中也找到了快乐。以前妻子逛街我就很少陪她,妻子也很不满意我,常抱怨我没有好好陪她逛过街。宅在家里这段时间我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陪她逛“街。”不过是网上购物这个“街”。

陪妻子在网上逛了好几天的“街”,终于有了收获。有一天我们发现一件衣服很适合妻子,颜色清爽明亮,只是价格有点贵,妻子舍不得,她说的理由是:“这是春季穿的衣服,这个时候穿还有点早。”我对妻子说“春天马上就要到,不会太远的。”妻子不听我的话,不肯下单,只好我偷偷下单。收到衣服后,我让妻子马上试穿了一下,妻子整个人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靓丽得儿子直呼他妈像春天里的花。

在这疫情严重的日子里,没有想到宅在家里也有亲情的春天,春天就在我们身边。是的,由于国家控制得力,广大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,以及宅在家里的好公民,疫情已向好的方面发展,春天不会遥远的。

